

王权博弈四部曲

卧榻之上
岂容他人酣睡？



王侯的东李



秦义春◎编

在追逐王权的过程中，王侯们需要大批人才为其所用，为其出谋划策、冲锋陷阵、浴血奋战，此时的唯一目标是夺取王位。可以说，每一个开国之君都是踏着别人的鲜血登上宝座的。一旦御驾登基，他的唯一目标便是保住王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王侯将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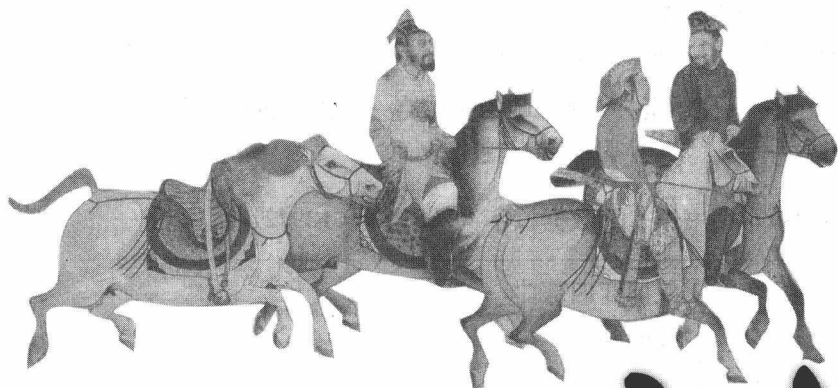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卧榻之上
岂容他人酣睡？



王侯的辣



秦义春◎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侯的辣 / 秦义春编. —北京: 中国出版社,
2009. 11

(王权博弈四部曲)

ISBN 978 - 7 - 5087 - 2878 - 0

I. 王… II. 秦… III. 政治—谋略—中国—古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9721 号

丛 书 名: 王权博弈四部曲

书 名: 王侯的辣

编 者: 秦义春

责任编辑: 魏光洁 邢幼孜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5mm × 225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在追逐皇位的过程中，王侯们需要大批人才为其所用，为其出谋划策、冲锋陷阵，浴血奋战，此时的唯一目标是夺取皇位，可以说，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是踏着别人的鲜血登上宝座的。一旦御驾登基，唯一目标便是保住皇位。

昔日的战友、伙伴、帮手、随从，尤其是身经百战、流血流汗的功勋重臣在帝王的眼里便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们既然能与自己一道从别人手里夺来天下，安知他们不会利用威望和权势从自己手里夺走天下？”尽管开国君王也许对那些替自己浴血奋战、夺得天下的臣僚心存感激，但这微弱的人性之光在冷酷的政治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逻辑只有一个：“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于是，剪除功臣成为开国之主拱卫皇权一个定式，在恩赐的死亡面前，一出出的悲剧上演了。

003

一、“兔死狗烹”之辣

——剪除功臣，拱卫王权之略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卧榻之前岂容他人安睡？于是，烹狗收弓几乎成了拱卫王权的一个法则。

019

二、“严防至亲”之辣

——消除王权最大竞争对手之略

对于黔首布衣而言，至亲是手足；对于封建王侯们来说，至亲却是危及王权最危险的对手。

033

三、“权力制衡”之辣

——坐收渔利的高明之略

如何利用权力制约、派系平衡来控制局面，是身为王侯的-max大学问。

051

四、“防患于未然”之辣

——不断加强检察权之略

为了固权治国，王侯们利用监察制度，使自己耳聪目明，将一切妨碍统治的萌芽都扼杀在摇篮之中。



077

五、“臣子替罪”之辣

——使王侯天子无过之略

事成君收其功，事败臣受其祸。王侯天子永远是正确的，因此必须不断有替罪羊为主分忧。



089

六、“伴君如伴虎”之辣

——让下属始终感觉琢磨不透和 威压的驭臣之略

君威难测，可权势强大的吸引力总是让大批红尘凡夫趋之若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01

七、“温柔一刀”之辣

——明升暗降，铲除心腹大患之略

暴力诛杀功臣的行为毕竟过于残酷，著于史书，千古骂名。于是，明升暗降就成了温柔地剪除潜在政敌的妙法良方。



109

八、“捕风捉影”之辣

——祸从天降，防不胜防的 文字狱之略

统一思想，钳制舆论是维护封建王权所必需的，
而文字狱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25

九、“树正除奸”之辣

——诤臣良士运用“邪”法“诡”道的 真实之略

权术只是一种手段，只要目的在于锄奸惩恶，人
民不会计较你选择和运用的是什么手段。

139

十、“指鹿为马”之辣

——打击异己的不变之略

指鹿为马，是不学无术或有才无德的奸佞小人用
来打击异己，以平衡嫉妒心理的千古不变方略。



159

十一、“八面玲珑”之辣

——善窥人意,曲意逢迎的奸邪之略

在封建官场上,上者与下者就是“坐轿子”与“抬轿子”的关系。所以,就有了为一己之私而趋附谄媚之风滋长的土壤。



175

十二、“借力打力”之辣

——以柔克刚,是封建政治学的
核心之略

智者善于利用外力来消灭政敌,保存自己。以柔克刚,是封建王侯运用权谋的最高境界。



187

十三、“结党类聚”之辣

——党同伐异,荣损与共的封建
官场之略

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可以说是在封建社会权力角斗场上生存下去的一种立足方式。



十四、“狡兔三窟”之辣

——以退为进,避祸保身的多重藩屏 之略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在封建官场上,往往只有那些善于急流勇退、韬光养晦者才能笑到最后。

一

『兔死狗烹』之辣 剪除功臣，拱卫王权之略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卧榻之前岂容他人安睡？于是，烹狗收弓几乎成了拱卫王权的一个法则。

一、“兔死狗烹”之辣

——剪除功臣，拱卫王权之略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卧榻之前岂容他人安睡？于是，烹狗收弓几乎成了拱卫王权的一个法则。

君王登基，烹狗收弓似乎已经成了人类政治生活中一条永恒不变的残酷法则。君王在追逐皇位的过程中，需要大批人才为他所用，替他出谋划策、冲锋陷阵，浴血奋战，此时的唯一目标是夺取皇位。可以说，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是踏着别人的鲜血登上宝座的。一旦御驾登基，唯一目标便是保住皇位。昔日的战友、伙伴、帮手、随从，尤其是身经百战、流血流汗的功勋重臣在帝王的眼里便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们既然能与自己一道从别人手里夺来天下，安知他们不会利用威望和权势从自己手里夺走天下？”尽管开国君王也许对那些替自己浴血奋战、夺得天下的臣僚心存感激，但这微弱的人性之光在冷酷的政治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逻辑只有一个：“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于是，剪除功臣成为开国之主拱卫皇权一个定式。在恩赐的死亡面前，一出出的悲剧上演了。

顾命大臣难顾命

刘裕当了两年皇帝便一命呜呼了。临终，他以徐羨之、傅亮、谢晦、檀道济为顾命大臣，辅佐其长子、少帝刘义符。他私下对刘义符说：“檀道济有才干谋略，但无大志，不像他哥哥那样难以驾驭。徐羨之、傅亮当无异图。只有谢晦随我征伐，识机变，有才干，如将来有人反你，那必定是他。”谢晦是谢安的后代，出身东晋头号名门世家，奋起寒微的刘裕对他的猜忌特别深。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卧榻之前岂容他人安睡？于是，烹狗收弓几乎成了拱卫王权的一个法则。

少帝继位后，贪图玩乐，亲狎小人，不理政事，朝臣担忧。徐羨之、傅亮、谢晦、檀道济为了社稷，废杀少帝，并杀死不满他们执政的刘裕次子刘义真，立其第三子刘义隆为宋文帝。他们担心文帝继位后，追究弑君之罪。在其未到京前，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七州军事，精兵强将全都调拨给他，又以檀道济镇守广陵，徐羨之、傅亮在内掌握朝政，以便内外呼应。

谢晦上任前与蔡廓话别，问：“我能免祸吗？”蔡廓答道：“你是顾命大臣，以社稷为重，废昏君立明主，在义理上没什么不对，但杀刘氏二兄弟而执掌朝政，又挟震主之威，据上游重地，从这两点看又难免祸难。”谢晦惶恐。待离开建康，回头望着石头城，欣喜地说：“今天总算脱离是非之地了。”到荆州后，他又将两个女儿嫁给了宋文帝的两个兄弟刘义康和刘义宾，希冀以此免祸。

文帝刘义隆见其二兄被杀，自己被迎立为帝，心存疑惑，不敢进京继位。司马王华说：“先帝刘裕有功于天下，四海臣服，唯嗣位的少帝不守纲常，刘家的天下还是稳固的。徐羨之出身寒士，才能平平；傅亮也是布衣诸生起家，不敢像司马懿、王敦那样贸然篡夺刘家天下。只是因为刘义真严厉果断，立之将来必不见容；而殿下您宽容仁慈，远近皆知，所以越过刘义真而立您。再说，他们担心少帝若存，将来终受其祸，所以杀他。这些都说明他们贪生怕死，想握权自固，不是想篡位自立。殿下尽可放心东下，以继大统。”于是，刘义隆留王华在荆州，自己东下继位。一路上派兵严密保卫，参军朱容子抱刀侍卫在侧，数旬不解带就寝，京城文武难以靠近半步。到京以后，以王昙首、王华等为心腹，委以领军之任。

元嘉二年末，宋文帝扬言伐魏，整顿兵马舟舰，准备诛杀徐羨之、傅亮，讨伐谢晦。京城人心惶惶。傅亮写信给谢晦说：“讨魏国一事纷纷攘攘，朝野之士多反对北征，皇帝可能会派万幼宗前来征求意见。”言下之意是告诉谢晦，朝廷将有所动作。谢晦的弟弟谢瞬也派人告诉谢晦，朝廷将有异常行动。谢晦还不相信，要参军何承天起草答书，以应付万幼宗。何承天也说：

“外面传言纷纷，都说朝廷发兵已成定局，万幼宗哪里会来征求什么意见。”谢晦惶恐，问：“如果真的这样，我该怎么办？”何承天劝他投奔北魏，以求自全。谢晦考虑良久，说：“荆州是用武之地，兵多粮广，决一死战。如失败，再投北魏不晚。”于是下令戒严，要司马庚登之率三千兵守城。庚登之说：“我一家老小在京城，又素不带兵，不敢接受这项任务。”南蛮司马周超自告奋勇，接替庚登之，严阵以待。

元嘉三年，宋文帝以弑杀刘义符、刘义真之罪，下诏杀徐羨之、傅亮，并率军伐谢晦。为分化顾命大臣，宋文帝说：“檀道济只是胁从，并非主谋，弑君之事与他无关，我将安抚使用他。”他将檀道济召至建康，问他讨伐谢晦的策略。檀道济说：“我与谢晦一起北征后秦，入关后所定十策，有九条是谢晦的主意，可见其才略过人，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但他从未决战沙场，军事非他所长。我知谢晦有智谋，谢晦亦知我勇武。今奉命讨伐，可不战而胜。”

谢晦得知徐羨之、傅亮等人被杀，即集合精兵三万，发文为他们伸冤，并说：“我等如志在当权，不为社稷国家考虑，武帝刘裕有八个儿子，当初尽可以立个年幼的皇帝，然后发号施令，谁敢反对。何必虚位七旬，从三千里迎立文帝您呢？再说不废昏君何以立明主？我何负于宋室！这次祸乱全是王弘、王昙首、王华猜忌诬陷造成的，我举兵以清君侧。”

谢晦率两万人马自江陵出发，舟舰浩浩荡荡，旌旗相望。他原以为檀道济也被杀了，不料，道济却率众来攻，不由惶惧失计。士卒见道济率兵前来，四下溃散。谢晦乘小船逃回江陵，携其弟谢邈等七人逃奔北魏。谢邈肥壮，不能骑马，谢晦为等他耽误了不少时间，以致在黄陂被捉，送建康被杀。临刑前，其女儿刘义康妃，披发赤脚与之诀别，说：“阿父，大丈夫当横尸战场，为何狼藉都市。”言毕大哭晕厥，行人为之落泪。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卧榻之前岂容他人安睡？于是，烹狗收弓几乎成了拱卫王权的一个法则。

邓艾、钟会之死

蜀国灭亡，司马昭拜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嘉奖他们的功绩，但他对手握重兵的钟会、邓艾并不放心。早在魏军将伐蜀时，西曹掾邵悌曾对司马昭说：“根据魏制，凡将领率兵在外，其家属皆留京以为人质。钟会是个单身汉，让他率十余万人伐蜀，好像不妥当，不如换其他人。”司马昭笑道：“我怎么会不知道？若钟会叛乱，我自能办之，你不要将此事告诉别人。”

灭蜀后，司马昭首先向邓艾开刀。邓艾并未意识到功高震主的道理，反而居功自傲，忘乎所以。他常对蜀国士大夫说：“你们有今天，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否则你们早就没命了。”他还上书司马昭，建议“暂缓伐吴，留陇右兵二万人，原蜀兵二万人，煮盐冶铁，筹集军资，并造舟船，形成顺流而下伐吴国的态势。同时，厚待刘禅，封他为扶风王，封其子公侯爵位，赐以财物，安顿刘禅左右，以招降孙休。吴国畏威怀德，必定会不战而降。若押送刘禅到京，吴国君臣会以为是放逐他，而坚定他们抵抗之心，这样好像不太妥当。”司马昭接信后，令监军卫瑾警告邓艾，说：“有事应当报告请示，不要自作主张。”邓艾很不高兴，辩解道：“奉命远征，制服蜀国，为安抚人心，封拜刘禅及其百官，只是权宜之计。假如等待诏命，路途遥远，吴与蜀相连，亦失时机。况且，古制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我不能因避嫌而损害国家利益。”但是钟会、卫瑾却趁机密告邓艾要谋反。景元五年正月，司马昭下令用槛车囚禁邓艾，将之押送洛阳。邓艾仰天长叹：“我是忠臣，落得如此下场。真是秦昭王杀白起的酷刑，复见于今日矣！”

钟会在灭蜀后，独统大军十余万，威震西土。他感到自己功名盖世，猛将锐卒皆为自己掌握，遂萌生谋反的念头。他向司马昭密告邓艾谋反，清除后患，并计划与蜀国降将姜维合作，由姜维率蜀兵五万出斜谷，自己率大军随后，攻长安。正在此时，他

收到司马昭的信：“我担心邓艾反抗，今派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入斜谷，我自率十万大军驻屯长安，不久我们就要会面了。”他惊恐万状，感到事已泄露，对亲信说：“收取邓艾，我的力量足够了，这是司马昭知道的。今派大军前来，必定是察觉我的行动有异。事到如今，只有立即起兵。事成，则可得天下；不成，退守蜀地，还可作个刘备。”

景元五年正月十五日，钟会至成都，以为刚死的郭太后发表的名义，召集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将吏及原蜀国官员于朝堂。他伪称郭太后有遗诏，要他起兵废黜司马昭，并要在场的官员签名同意反叛。在此同时，他关闭城门，把与会诸将吏分别软禁在各衙门，严加看守，派亲信去城外统领各军。护军胡烈见势不妙，派亲兵趁取食物之机传话给他的儿子，谎称：“钟会已挖好大坑，准备了数千根大棒，要坑杀城外的兵将。”话一传出，魏军官兵人心惶惶。有人劝钟会，快把牙门骑督以上将吏都杀掉。钟会犹豫不决。十八日中午，胡烈的儿子胡渊率城外士兵，擂着鼓冲出军营，架梯登城攻打城门。各营将士皆擂鼓响应。乱兵冲进城内，到处火光冲天。钟会闻变大惊，马上给姜维铠甲兵器，说：“士兵好像叛乱了，怎么办？”姜维说：“击杀他们。”于是，钟会派人去杀关押着的将吏。诸将吏闻讯，用柱子顶住门，不让进。不一会儿，城外士兵杀到，门内诸官冲出与士兵会合。姜维、钟会挥刀乱砍，左冲右突，无奈乱兵太多，终被乱兵所杀。

邓艾手下将士见钟会被杀，赶紧将邓艾救出。卫瓘见状，忙派与邓艾有仇的护军田续带兵前去追杀。双方在绵竹相遇，邓艾及其子邓忠双双被杀。

丞相的命运

有明一代，直接有丞相官职的只有四个人，他们分别是明朝开国初期的徐达、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卧榻之前岂容他人安睡？于是，曹操收弓几乎成了拱卫王权的一个法则。